



飛

鴻

泥

爪

王統仁 編



1267.1
800

飞鸿泥爪

王统仁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編審：高 偉 吳 潤 周 愛 琴
校核：佩 清 正 中 正 華 月 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飛鴻泥爪

編者：王統仁

出版發行：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

電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一

印刷者：蘭州海通印刷技術開發服務中心

定價：人民幣二十元

字數：50千字

開本：880×1230

印數：1-1000冊

二〇〇五年元月初版·香港

ISBN 962 - 450 - 750 - 3 / D4559

前言

生不逢辰，命途多舛，五岁丧父，中年丧妻，行年八十有二，未及半年，弟歿母又弃养，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悲痛至极。

人世间沧桑与伤感，伴随着我的记忆。正像眉苏子瞻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由如我出生地中国一甘肃一定西，贫穷、落后、干旱，万里无垠的黄土，踩在上面一趾一履，痕迹都十分明显，可是，大风过后，任何痕迹都会湮没。人生正是如此。没有谁能够再回到他的起点，重踏原来的脚印，因为大风继续刮着，原来的脚印已经不见了。只有个别人借着回忆录，自传之类的文学作品，才能像飞鸿一样，重返他的来时地，重寻过去留下的痕迹。就在这黄土地上埋葬着往事，是欢乐、是悲哀、是歌声、是哭泣，一一涌上心头。

幼年，出身农民家庭，生计困难，十岁前牧羊。历经1928年，陕甘大旱、自春阻秋，烈日炎炎、滴雨不下，赤地千里，五谷欠收，家家户户，吃穿短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忍饥耐寒。三冬过后，至1929年春，灾荒大兴，饿殍载道，死尸枕藉、惨不忍睹。

回忆小时，孤儿寡母，在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与母亲弟妹五人，春、夏、秋、冬常年睡在铺着一张烧破的竹席和烂羊毛毡上，盖着一床母亲结婚时的旧被子，人多被小，你拉我扯。但由于人的求生天性，谁也未感其苦，仍然活得兴趣盎然。

十一岁启蒙，始进入小学，心粗性浮，一生不济。1936年春考入兰州一中，1938年春又被甘肃省教育厅抽调西北训练团培训抗日干部。

西训团结业后，分配到定西苏家湾初级小学任校长半年。1939年春又考入兰州师范中师班。

1942年兰师毕业。1943年甘肃民变蜂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青年多受其影响，因而仅工作半年，便辞职离去，只身前往战时陪都重庆投考大学。时各大学招生考试早已结束，流浪街头，无常久安身之地。翌年又考入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但自堂叔墨林有病、家无写信之人，前后两年，音闻中断，幸学校吃饭均公费，得以填饱肚皮，免受饥饿。但手中拮据，阮囊羞涩，捉襟见肘，不与有钱同学往来，常年处于心绪不宁。浑浑噩噩，五年大学生活，倏尔即逝，读书无成，遗憾终身。

1948年夏国共中原大战正酣。毕业后，除在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作一月，又放弃

去台湾大学图书馆之机会，毅然北上金陵，迎接解放。并于当年参加国民政府社会部职员魏焕铭所领导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每周日在宣武湖划船开会，唱解放区歌曲，晚间聚会后分头上街或回本单位，打开办公室窗子散发传单，提心吊胆，时有被捕危险。迄今已 50 余载，回想当年有如此胆量，不知从何而来？

初到南京时，无立身之地，住同乡会馆，适逢国民政府行宪，各机关改组，调整人事，经立法委员刘友琛，立监委员李世军、权少文等人保荐监察院。前后由监察委员柴峰、曹启文带领谒见于右任院长及秘书长李崇实，经谈话后录用于监察院图书馆。

1949 年 2 月参加国民政府批准的合法组织“南京公教人员联谊会”任主席团主席，监察院分会主席。4 月 23 日国民党正规部队已撤退，各大机关除留守处外，已全部迁走，城内一片空虚，混乱已达极点，散兵游勇，到处打砸、抢。中山路一带，金圆券、关金、面粉，撒满街头。下午 4 时即到碑亭巷开罗饭店参加以马青宛及吴贻芳为首的“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筹备会，七时“治安维持委员会于中山东路中央饭店宣布正式成立”，致电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时地下党联络员胡一红出现，我被推选为

“欢迎指导组组长”。八时许与胡及“维持会”发言人罗伟,代表治安维持委员会前往挹江门下关电厂解放军司令部欢迎解放军早日入城,并汇报城内情况。沿途新街口、中山北路一带解放军荷枪实弹,头戴柳树条帽,匍匐前进,每走四五步,即以口令相对答,并提供城中制高点后始能通行。到司令部已十点左右,允诺治安维持委员会为解放军召回逃匿民船协助早日入城,这是南京解放前夕所见所闻实况,时经五十余载,犹历历在目。

4月28日军管会正式成立,之前我组负责筹备欢迎解放军,及登记联络各民主人士事宜,军管会成立后我即回原监察院,协助军管会司法部所派监察院军代表丁汝琛、联络员李一先进行旧人员整编遣散。结束后军管会征求意见,拟分配南京监狱工作,但以所学不符,请求另行安排。8月间,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成立,经申请参加考试后被保送革大学习。

1949年底由革大抽调至南京上新河减组减息工作组,并任命为学员队队长。

1950年2月由革大分配苏北行署文教处被安排于苏北图书馆任流通组组长。

自1950年起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一直不断,自

己因有历史污点，心惊胆颤，日夜不宁。1957年12月底，终以莫须有之罪用两半天的时间，经批判后定为右派，降职降薪，留兰州市图书馆劳动改造。每日除继续搞图书馆分编业务外，还承担挑水、打扫院子、搞环境卫生。由于儿女多，生活困难，每天中午下班，常跻身于烂菜堆中，以捡便宜，免受肚皮之苦，思之凄然。

对右派言论，坚不承认，每次评审，均斥以不服改造，直到1971年初始摘掉帽子。但摘帽右派，与不摘帽者，殊无二改，仍是控制使用，打入另册。此情此况，哪有心思研究，撰写文章，即有片言只字，单位不盖公章，报刊亦不会用。

1968年，挂名“兰州市五七干校第二大队”，下放庆阳老区，合水县何家畔公社监督劳动，第二年调回兰州市图书馆。但仍在文化局烧锅炉，继续监督劳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得到平反，时年已过知命，心仍有余悸，谨言慎行，日埋头于新、旧纸堆中，不苟言语。

1983年经友人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遴选为甘肃省委员会第一届省委委员，参政议政，始与人同。此时，也被正式任命为兰州市图书馆

副馆长职务。

1985 年离休,早已超过花甲、耳顺之年,但自感身体尚好,报国之心,仍未稍减,乃和离退休数人,组建“兰州市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继又倡办“兰州老年大学”上访下串,东奔西跑,未重视老之已至,时血压已高达 170mm 汞柱,尚不知自爱,于 1989 年教师节前夕讲话时,终以脑溢血而昏倒,幸省人民医院认真负责,抢救有方,得以存活,迄今多年矣。

在家休养期间,身体虚弱,行动困难,常年卧于床第,脑子清醒时,寂寞无奈,提笔写回忆录,古籍知识、散文数篇,多见诸报刊,但学术价值不大,爰结集成册。冀后人偶而检得,知世间曾有斯人来过,语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雪泥鸿爪,目的了然。藉此付印,略述一生经历梗概,期垂永久,毋须详赘。

二〇〇五年元月二十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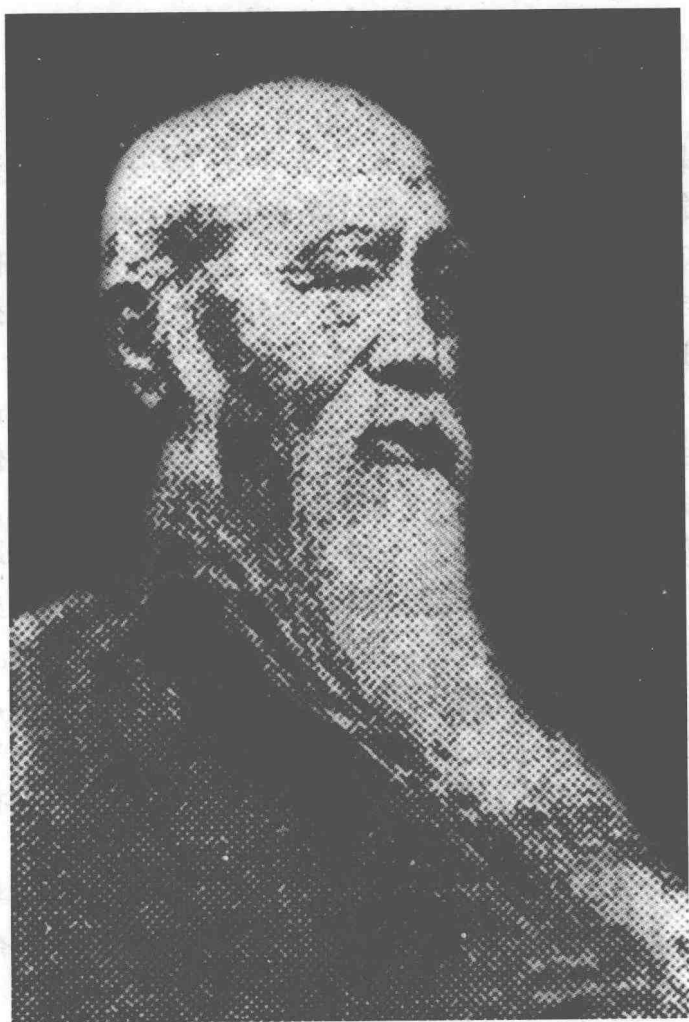
第一编	诗人、大书法家于右任轶事	
	拾零	1
第二编	书诗琐谈	40
第三编	杂文荟萃	87
第四编	参照篇(书刊文选) ···	171

第一编

诗人、大书法家于右任 轶事拾零

目 次

肖像	3
于右任先生简介	4
墨宝 13 帧	5
轶事(上、中、下)	16
谈书法	21
看写字	22
与敦煌莫高窟(上、下)	24
两次兰州之行	27
西北的牧羊儿	31
在榆中	32
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	35
在苏州灵岩山下木樨镇吃豆腐脑	37
同张治中、邵力子的友谊	38



于右任先生六十九岁遗照
(1879 ~ 1964)

于右任先生简介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号髯翁，亦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县人，生于是1879年。年逾八旬的于右任先生，于1964年在台北病逝前，写下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诗句，表达了他怀念故土，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情。

于右任先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笔法功底深厚，早期攻行楷，先从北碑入手，后参以木简碑板，又博采众家之长，自辟蹊径，形成了洒脱秀拔的独特风格，自成颇具盛名的“于氏书体”，在我国书坛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于右任先生于1936年组织草书研究社，整理草书字形，规范“标准草书”，使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观”，把汉字草书推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于右任先生墨品流传甚广。我们在近几年的文史工作中，征集收藏了他的书法作品百余幅，现选其部分刊印，以飨读者。

政协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
1990年元月

新華日報

執誠愛國

于右任



于右任先生为
新华日报提字

草書文字是中華民族工之甲子而
 增草書之新氣象沙石
 石崖深遠先有草書之
 誰顧誠問古人可臨能惜
 何如月日時月時事新
 符歸神書聲為發見就
 招同志來為之書

百字令 題標準草書

三十七年三月

于右任



《题标准草书百字令》

南園急雨北園晴
 載酒西園月
 有天上凡雲原一瞬
 人間成敗不
 須驚高墳玉甕見
 孫盜曲沼金魚將
 士惠連絕范公氣
 塞至

君旬先生作家正之
 于左

力窮西北渡
 十年避居唐園

十年避居唐園